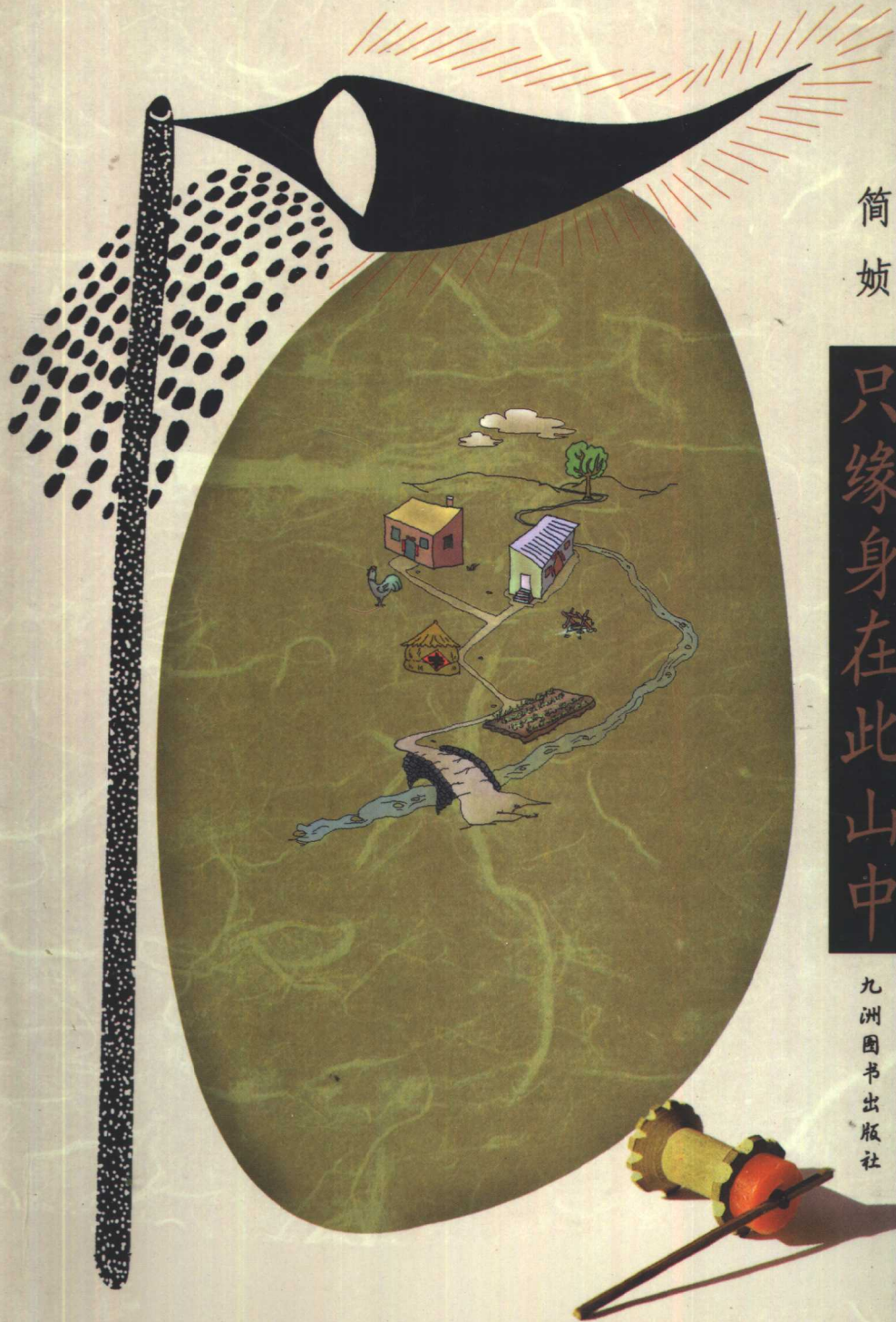


简  
媂

只缘身在此山中

九州图书出版社



# 只缘身在此山中

简 媃 / 著

九洲图书出版社

简媜

# 只缘身在此山中

九州图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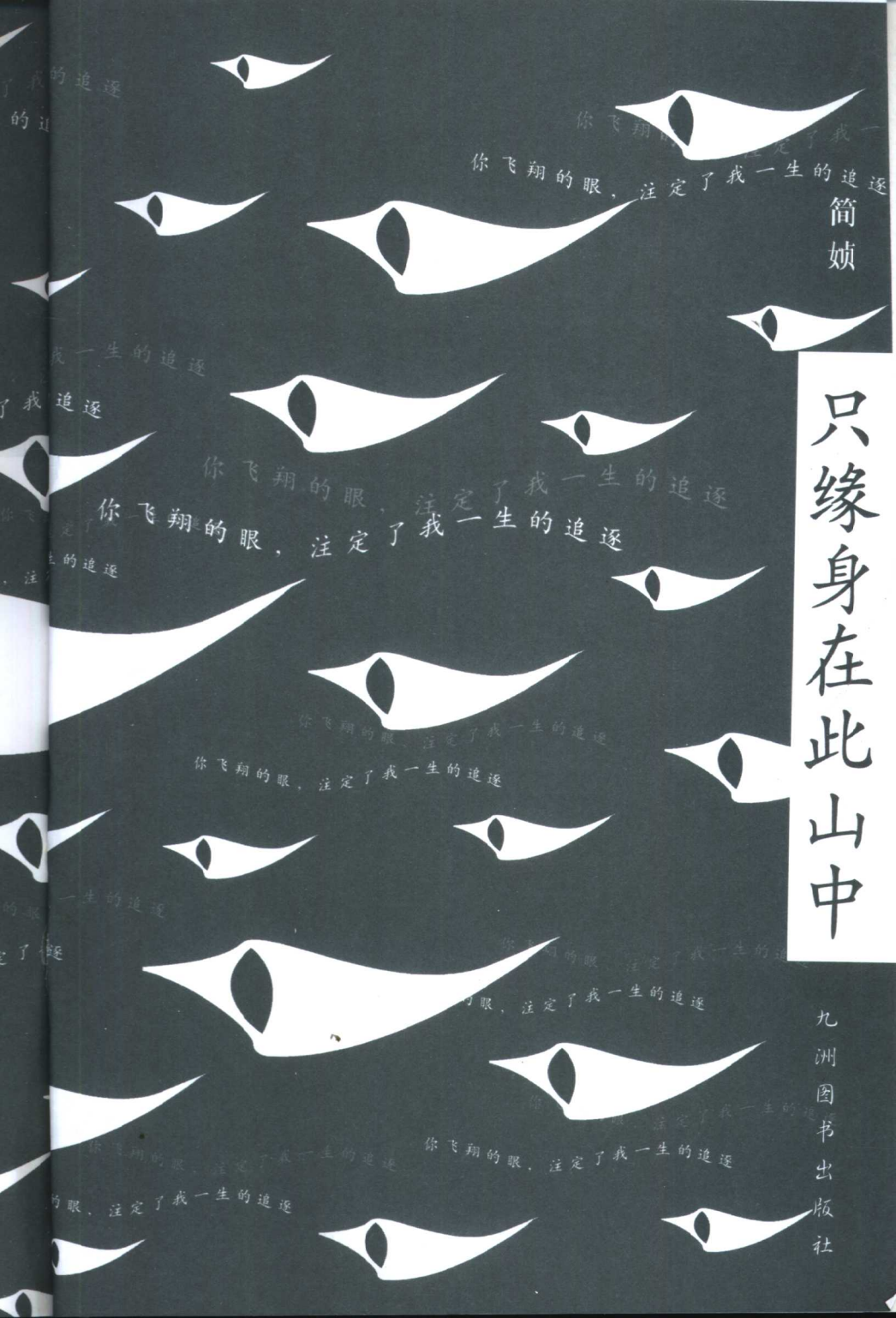
你飞翔的眼，注定了我一生的追逐

你飞翔的眼，注定了我一生的追逐

你飞翔的眼，注定了我一生的追逐

你飞翔的眼，注定了我一生的追逐

你飞翔的眼，注定了我一生的追逐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缘身在此山中/简斌著. - 北京:九州图书出版社,2000.1

ISBN 7-80114-487-2

I.只… II.简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597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1999-3147

封面设计:王 斌

责任编辑:王 杰

---

出版:九州图书出版社(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6 号 北京市  
市委党校 2 号楼)邮编:100044 电话:68366742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天津市蓟县燕山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120 千字

印张:5.25

版次:2000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

书号:ISBN 7-80114-487-2/I·87

定价:11.20 元

# 重如鸿毛

——自述创作之路

简媾

文学之于我，难分难舍。它在我的人生境遇最坏之时降临，却带我往最好的方向走。这么说吧，好比有恶人趁我不备，咻咻射来二箭，正中我背，我理应扑地而亡，却幸运地投入文学怀抱，它调教我，传授抽骨生肉之秘，硬是把那二箭围成一对翅膀。

天底下报仇雪恨之事，痛快莫过于此。

虽这么说，要我写自己，则一点也不痛快，反而几近痛苦。想起小学、中学作文课，老师们不知是中邪还是教师手册明文规定，老喜欢出“我”，黑板上写一个大大的“我”字，老师笑咪咪地问：“有没有人不认识这个字呀？”答案当然是没有。接着还用问吗，一屋子学生埋头与“我”缠斗，那老师则悠哉悠哉地在讲台边桌上批改作业簿或滚盘算账，核对家计收支，或倚着走廊墙壁与隔壁班老师窃窃私语，或干脆抖出一块布铺于桌上，持一剪，忽左忽右挪步，咔嚓咔嚓当场做起裁缝。

通常，写完姓名、出生地、排行与“父母健在、家中务农”之后，这篇文章我就作不下去了。中学时，我心生一计，跟隔壁桌同学商量——当时，她嘴咬原子笔头，两眼茫茫无神，一副不久人世之貌。我说：“我帮

你写‘我’，你帮我写‘我’，怎样？”她没弄懂，我解释：“哎呀，就是我写你、你写我啦！”她有点懂，回说：“可是老师出的题目是‘我’又不是‘你’！”我傻了，当下有那么一点觉悟，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，自己知道自己的意思，自己才能帮自己的忙！

这觉悟到现在还算数。只是，在文学沙场上南征北讨，日子久了，别有一番吊诡的体验。现实上，披戴一副发育不全、瘦小得可悯的身躯，牢记身份证字号，信用卡号码、户籍住址的“现实我”，一贯是清楚明白的。可是，进入内心世界，你问我“是谁”？答不上来，也不知该叫哪一个“我”答复？那世界有神有魔，故不归神治、不归魔管。

是以，我几乎不回头看自己的文章，不是刻意这么做，是压根儿没欲望。书一出，心神即已远离，那书便成为无主孤儿似地，在书市人海中浮浮沉沉；存，是它的造化，灭，乃亘古以来的天理。勉强喻之，内在世界有“众我”居住，一我写一书，书成，那“我”便瞑目。所以尚存之我才寡情至此！

这么做的好处是没包袱，得以创格变新。写作，跟庄稼渔猎之事有点儿吻合，钓鱼以竿、猎鹿以箭、耕地以锄，为不同的题材寻找最锋利的表现方式应是创作活动里极迷人的部分。十多年来，我试过以典丽繁复的词藻与怦然心动的情怀歌咏青春时代（《水问》），磨练出一种空灵文字与境界，渲染佛义、演绎世间之缘起缘灭（《只缘身在此山中》），我又刻意溶解闽南母语于中文书写中，捕捉已消逝的农村

风土人情（《月娘照眠床》）。而后在独具魔性魅力的台北住久了，我用《胭脂盆地》纪录都会面目。平日有写札记习惯，身上随时有一小册跟着行走江湖，写久了便积成十几册草札、小品，挑三拣四，即是《私房书》。喜欢喝茶，喜欢到想把冻顶乌龙茶列入殉葬清单的地步，故写了《下午茶》，喝茶岂不是在喝十丈红尘？然后女性议题从地底伏流跃上案头，其实一路的作品处处可见女踪，但真正把它摆在桌上的，要属《女儿红》。我想我是生气了才这么做，气几千年来中国人从结绳记事到敲击键盘发E-mail给南半球、北半球之友人、敌人，怎么女人拥有的东西还是没多大变化？在我看来，女人真正拥有的是她自己的眼泪与经血。

近十年来台湾社会在观念与意识形态上千变万化、突飞猛进。两性平权议题如日中天，哪一个男性敢在女性面前提他那一壶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，不仅会被耻笑，恐怕更会遭到围殴。这是好事，蹒跚学步永远不嫌迟。然而，在女性书写上，我走的路子仍是潜入内在去揪出瘀伤与痛楚，唯有自疗，女性才能做自己的主人。《红婴仔》是写得最烽火硝烟的，一面裸抱幼婴一面探问“孕育”在女性生命里到底占了多重？我深深感触于“转化”的重要，女性要有一种能耐，把现实层面的经验转成自身资源，藉以壮大自己。跟牛羊学一学，把草吃进去，把肉长出来。

写了十多本书，往下有什么愿景？一时说不

清。每一本书是一块砖的话，一辈子下来，到底留了一堆砖头还是一间砖砌的房子？系乎才赋，这跟得奖多寡、畅销与否无关。不过，有一点是确信的，我认为一个作家不管一辈子写了多少书，都应在写作生涯末期时自行砍杀，只留下三分之一作品。换言之，若写了九本，只应留三本，另六本绝子绝孙。“著作等身”绝非好事，不独虐待莘莘学子，更可能戕害一棵正在跟野蝴蝶打情骂俏的树。

古埃及人信奉的众神里，有一位叫马特(Maat)，乃掌管真理、正义与法律的女神。她的头上佩戴羽毛。当人死后至冥府，心脏必须称重。马特便将她的羽毛置于天秤另一端，以秤出那人心脏的重量。

我喜欢这羽毛。文学即是这根具有大重量的羽毛，它或许补不了天，填不满龟裂的大地，但它恰恰好足以秤出一时代灵魂的重量。

执是之故，我仍乐于当这羽毛上因阳光而闪亮的尘埃。

一九九九年八月三日







**简媜** 1961年生于台湾宜兰县冬山河畔，台大中文系毕业，曾获吴鲁芹散文奖、时报文学奖等。是《台湾文学经典》最年轻的人选者，也是台湾文坛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。著有散文集《红婴仔》《水问》《只缘身在此山中》《月娘照眠床》《私房书》《下午茶》《梦游书》《胭脂盆地》《女儿红》《顽童小番茄》等十余种。

她的作品不依赖绚丽的外表和各种包装，实实在在地靠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及对生活的热爱，在台湾文坛创造了一系列不容置疑的文学成就。



策划：汉霖文化  
责编：王杰

装帧设计： 通道工作室 / 

请留意同期出版的以下作品——



ISBN 7-80114-487-2



9 787801 144874 >

# 目 录

重如鸿毛——自序创作之路  
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(序) / 1

## 万里天

- 行经红尘 / 4  
山水之欸乃 / 6  
月 牙 / 8  
莲 众 / 9  
天 泉 / 12  
竹 涛 / 14  
燕剪西楼 / 16  
醒 石 / 18

## 寻常饮水

- 拾箸观想 / 28  
球之传奇 / 30  
飞 檐 / 33

- 行住坐卧 / 34  
路在掌中 / 36  
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 / 37

## 行 僧

- 人在行云里 / 44  
天阶月色凉如水 / 49  
却忘所来径 / 53  
恒河沙等恒河 / 60  
红尘亲切 / 68

## 无 尽 意

### 意 篇

血 雨 / 78

凯 风 / 80

### 尽 篇

缙 夜 / 83

白 发 / 87

### 无 尽 意 篇

涉水摘竹 / 91

渔 父 / 95

## 无缘缘

### 缘 篇

水 月 / 114

镜 花 / 119

### 无缘篇

地 衣 / 122

浮尘野马 / 130

### 无缘缘篇

解发夫妻 / 134

借 宿 / 146

## 简媜创作年表

## 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

### ——序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

这本书需要一个长序。

如果说，出书的意义是要对自己的创作概念进行编辑的话，这个散文集的确让我苦心积虑。

当“万里天”、“寻常饮水”、“行僧”这三组篇章出现的时候，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找出书的“主题”，这些负载着各种不同意义的文字，仿佛是沙漠中流浪的骆驼队，不知将夜宿何处？然而，我始终相信，我将赋予它们一个可以讨论的旨意、一段可以弹奏出的旋律，一座可以避沙挡风的帐篷。

几乎没有一天，我不想到这些。忽然，有一个夏日，我希望独自去近海的港口走一走，毫无准备地就出发了。我仍记得那个早晨，跟任何一个早晨一样，我的脸上留着隔夜的倦容。当车子开上高速公路，窗外流动的山景，及山腰上筑着的城堡式住屋，及住屋上在阳台晾衣服的女人，及女人没看见的坡地上的野黄花……我用眼睛纪录这些，心里在编织一些飞来的感触，忽然，另外两组篇章的神思掠过心原，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地清晰、自然，可以让我追随。我放弃了港口以及散步，又原车折返台北，渴望笔以及稿纸，如干铺上的鱼。

而文字速度却永远跟不上冥思的脚跟，我必须在工作、阅读、家事等等的空隙里收集时间。背在身上的白色大布包

几乎没有卸下，旅行的时候、约会的时候、喝喜酒的时候，或者自己行过桥头，走路回家的时候……身上总带着稿纸，及未完成的篇章。我把归宿背在身上，如一个新婚的妇。

创作，实在像长途探险，每本书都只是一个驿站。在这本书里，我希望有系统地去整理自己的所思：自然与人之互证（万里天）、生活之腹育（寻常饮水）、个我生命之淬练（行僧）、天伦之源流（无尽意）、人常之初铸（无缘缘），以此礼赞让我存活的世界，向无穷无尽的生命进贡。

我尤其费神于“行僧”、“无尽意”、“无缘缘”这三组，因为是长期以来内在的绳索，借着禅宗破迷转悟的历路，为自己“解围”、“纾困”，希望这一路履痕，亦有助于其他人。很巧的是，故事中的主角都是女性，这是无心之遇，也许，在某一处尚未探测的心域，我期待“母者”力量的重新莅临，引领生者亦安慰死者，呈现平安的秩序。这可能是另一个主题的契机，等我能力够壮硕了，再进行开矿。

每一组篇章，各有它们生灭与证成的长路，我只是一个纪录与编纂的人吧，丰沛的奔赴之声，响在那些活得心平气和的人身上，也回音在人世的须弥山上——那座被称诵、礼拜、攀越、而可能无人能征服的生命之巉岩颠峰。然而，人在山则在，有时见山是山，有时不是山，又何妨？行人更在青山外，多妩媚的步子，雾迷津渡时投石问路可能就是悟。

谢谢症弦先生、吉广舆老师、叶步荣先生，及一个姑隐其名的人。

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（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台北）

万里天



## 行经红尘

一醒来，原来已离了浓咖啡也似的台北烟波。

顿然，碧空纵来一匹扬鬣飞蹄的雪驹朝我奔驰！这一惊不小！赶忙倏坐探眼，一眨，可把眼睛眨清了，眼界霎时缩小，原来只不过是，南台湾某一个下午的堆云！

坐正之后，才看清人还在文明的跑道上逐流——逐的是车之水，那溯游的是波，溯洄的是浪，歧出的是漩涡。而我，一个背负行囊的我，在这澎湃之中，要何等萍踪？

醒后，再怎样深锁的记忆也都是马蹄尘、车后烟！我，一个背负未来之行囊的我，该如何行经这波涛也似的人生？如何？

要不要纵身如矇昧的急湍，一头去撞礁石，飞碎成为散沫？

要不要胆怯就像款摆的水草，再如何的游姿都尽是原地的青春？

或者，算只是玩世不恭的寄萍，一路落花有意、流水无心！终究是弦断曲残的歌者身世，如此只如此。

.....

再探眼碧空的时候，眼界的边缘驰来雪驹的飞蹄，我仿佛听到仰天的长啸，对我作无上的邀请！

若雪驹只是堆云幻象，我，亦不过是万丈红尘中的泥沤身躯！那么，何妨它褪去山脉鬃头，我解下一波九折的淋漓